

# 芦花如雪起乡愁

□吴光明

秋风起,芦花飞,我的思绪便情不自禁回到如皋老家那“夹岸复连沙,枝枝摇浪花”的风景之中。

记得儿时老家村中的河、港、沟、塘纵横交错,其中芦苇丛生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的诗情画意溢满了水边。那一湾茂密摇曳的芦苇,就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妙笔,随着季节的变化将庄稼人呵护的田园装点得更加优美恬静、美不胜收。

春天来了,经受了严冬的寒风吹打、雨雪冰冻,芦苇根茎就会一个劲地从地下、从水中往上蹿,绽出嫩绿色的芽、露出尖尖的叶。它们急切地穿透枯枝败叶,好像在焦急地争春夺绿,几日不见,便会齐刷刷地蹿得老高,亭亭玉立,倩影婆娑,犹如服饰清新雅致的村女,舞动美丽的身影,令人悠悠然沉醉。待到芦叶再长大些,我和小伙伴们就迫不及待扯下编织小风车、制作小帆船、卷成芦叶哨。有的拿着风车飞奔,在风叶“呼啦啦”飞转中你追我赶;有的将小帆船放入水面,让它随风漂流,人在岸上一个劲地喝彩;有的嘴含芦哨边跑边吹,哨声此起彼伏,似一首首田园牧歌。

待到夏日,芦苇铺满了河边湿地、荒滩浅水,密密匝匝、浩浩荡荡,形成了一道道茂密荫浓的青纱帐。此时,鸟在芦上出没,鱼在苇下戏水,其乐融融、生机勃勃。我们常常挎着割草篮子,钻进港湾处较大的芦滩内,垫上一层芦叶,一个个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,或一边享受清凉的惬意,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;或一边聆听飞鸟、鸣蝉、蟋蟀、青蛙、织布娘等演奏出的交响乐,一边仰望蓝天中变幻无穷的白云。有时,嘴巴干了,我们就挖些芦根,洗洗干净吃起来,清甜多汁,爽口得很;有时,我们还会在芦滩中寻觅鸟窝,捉小鸟、掏鸟蛋,在江潮退落后的积水塘内摸鱼捉蟹,为的是“讨好”父母,减轻因贪玩完不成割草

任务而受到的惩罚。

深秋时节,冷飕飕的西北风一刮,芦花便次第开放,一穗穗、一簇簇、一片片,如波浪翻滚、奔腾不息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最喜欢伫立在芦苇滩边,耳闻一阵阵“哗啦啦”风吹芦苇的音乐,目睹一群群飞鸟在芦苇丛上空自由自在地翱翔,欣赏接天连地的芦苇披着满头银发,随风摇曳、翩翩起舞,优美的身躯好似排练有序的舞蹈演员,舞姿总是那么绰约、柔韧而妩媚,风停舞止,它们的身姿更显娉娉婷婷、纤巧动人。这一瞬,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种真真切切的返璞归真之美。

冬天,尽管树枝上没有了一片叶、田野褪去了所有的绿,让人感到萧瑟与凄凉,然而芦秆依然傲立,放飞着芦花,给冰封的农村大地增添了又一种风韵。它们纷纷扬扬,如漫天的小雪、如迷人的小伞。

芦苇收割时,别样情景入画来。出于好奇,儿时的我曾跟着二伯去离家不远的江边收割芦苇。站在滩头,放眼望去,湛蓝的天空下展现着一望无际的芦苇,庄稼人穿梭其中,有的挥舞镰刀、有的捆扎芦苇、有的装车搬运,偶有几只鸟儿突然从芦苇丛中飞起,扑向蓝天……

芦苇风干后,能工巧匠们就开始忙乎起芦苇制作品来。听他们说,芦苇浑身都是宝,茎可造纸、根可入药、絮可填枕、穗可扎帚等,我没有一一眼见。不过,儿时我们家盖房的席、盛粮的囤、打扫的帚、脚上穿的茅窝等,原料都是芦苇。三年困难时期,乡里资助我们家20多捆芦苇,让我们编织成芦席出售,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此事全家人至今难以忘怀,回想起来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如今,随着美丽乡村建设,家乡的废沟呆塘早已变成了良田,点缀在河边的芦苇在蓝天、白云、绿水、小桥的映衬下,美丽如旧。芦花放飞时,依然牵扯起工作生活在外的我浓烈的乡愁。



## 感谢癞蛤蟆

□吴建

蟾蜍在我们乡下叫癞宝,也叫癞蛤蟆。别看它长相丑陋,却是农民的好帮手、人类的好朋友,它一天能吃不少害虫,胜过青蛙。癞宝的耳后有一个腺体,能分泌一种叫“蟾酥”的白色浆液,具有解毒、消肿、止痛之功效,是一味名贵的中药材。儿时家里穷,我们上学的费用常常就靠它。

夏季是癞蛤蟆活跃的季节,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隔三岔五就去捉癞宝。它们大多匿居于草石下或土洞内,性情温和、行动迟缓,没有青蛙那种腾挪纵跳的本领,故而很容易捉到。每天下午和傍晚,癞蛤蟆喜欢出来活动,每到这时,我们便带着篮子出发了。在河岸边、墙角处,只要见到癞宝,一定能手到擒来。半天下来,一个人起码能搜寻到三五只癞宝,多的有十几只,装进竹篮,用木板盖紧。

急匆匆地回家,取出竹片刮癞宝浆,方法也简单:用大拇指捏住癞宝颈部,余指握住蟾体,再用铁镊子夹其耳后腺,拿竹片轻轻一刮,洁白的浆汁就喷出来。刮完后将癞宝放生,劫后余生的癞宝强忍疼痛纷纷逃离,看着那些四散逃窜的癞宝,我反正是内心愧疚不已。

雨天癞宝多出洞觅食,也是捉它们的好时机。记得有一次下大雨,别的伙伴都待在家,我一人披蓑戴笠,背着竹篓冲向瓢泼大雨中。在沟渠边我看见一只硕大的癞宝在慢悠悠地爬动,伸手就捉,不料脚下一滑,跌进河中。好在我眼疾手快,抓住了水边的垂柳枝,要不然就惨了。从河里艰难地爬上岸,那只癞宝还没爬多远,我恼羞成怒,一脚踩住它,用力踹了又踹,这个可怜的家伙顿时皮开肉绽、鲜血直流,我这才稍稍解了气,转身回家。事后想想,怎能怪癞宝呢,还不是自己不小心;再说人家奉献了那么多,且毫无怨言,我竟然恩将仇报,手段也相当残忍,太不地道。现在想来都后悔不已。

刮下的癞宝浆液用竹细筛过滤,除去杂质,将筛滤过的浆汁晒至七成干后,再揉细腻做成薄饼,置于阳光下晒干。就这样集腋成裘,几个星期就可以去镇上药店卖一次,五毛钱一克。每次卖得的钱我都用纸包好,藏在枕头下。有一次,我刮得多,收购价也提高了一毛,多卖到一块钱,就用这一块钱买了眼馋了很久的冰棒、连环画和故事书,回家看了好久。

新学期,我背着妈妈给我缝制的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,用刮癞蛤蟆浆赚来的钱交了学费,再从老师处领到新书,欢喜无限。

感谢癞蛤蟆,是它让我得以读书识字;是它协助我走出田园、走出懵懂,走进全新的世界。



## 难舍苇席缘

□董国宾

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湖,湖水一望无际连着天际,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。湖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,母亲用芦苇编苇席,编了大半辈子。编织的苇席铺开来,一定能铺出一条很长很长的路。

每年秋季,干飘的苇缨在湖里招手的时候,母亲就撑船过去,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,一船船运回来。屋前屋后,垒起了一个个硕大的芦苇垛。母亲就用这些芦苇长年不断地编苇席。

母亲先将粗细均匀、色泽好、柔韧一致的芦苇一根根挑选出来,然后破篾片。破篾片又叫“揭苇”,即用苇穿子(一种铁制工具)将一整根芦苇劈开为2~5片。揭出的芦苇篾片粗细须均匀,编织出的苇席才平整,不凹席心、不翘角。破开的苇篾片要洒上水浸泡,母亲总是头天晚上浸水,第二天披着熹微的晨光起来碾压——把充分浸水的苇篾片,铺在硬而平整的地面上,用苇碾来回压,直到压成薄片。接下来就是投苇了,投苇即分苇,按苇篾的长短分成“头苇”“二苇”“三苇”“短苇”,分别成捆。编席时,不同的苇

篾编织不同的部位。

准备工作做好后,就可以编席了。苇篾片在母亲的手指间不停地穿梭飞舞。正如孙犁在《荷花淀》中描写的:“皎洁的月光下,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,女人坐在院子里,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不久,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”手指划破了,就缠个小布条继续。年滚着年、月滚着月、天滚着天,父亲在异地的一所学校教书,在我的记忆中,一个个数不清的早晨和黄昏仿佛都是由母亲灵巧的手指编织而成。

编织的苇席,农村里主要用来铺床、晒粮食、盖垛遮雨。麦收季节,还可用苇席做粮囤储存粮食。

编苇席收入微薄,一片苇席换不了几个钱。如今家里的条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我多次劝母亲不用再编了,但母亲依然不舍席缘,至今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和编织。既然她能从中找到寄托和乐趣,那就由她去吧。